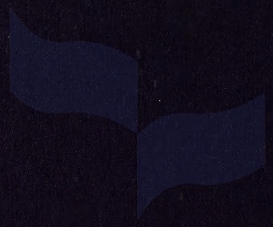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天子大全卷之二十四



書時事出處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

二月一日具位朱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右司執事熹
昨得見執事於省戶下忍忍三手矣戶部執事熹
熹是時方退伏田里有俯仰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為
之餘光亦嘗以章少卿文所致書輒為數字之記以通於
左右是後乃不復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
也此來同安跼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復為天子出使
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逋負緡錢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
弭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尚書省

簿

為郎以計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
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
便安元元為職除目流聞四方幽隱無不悅喜以為執事
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
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蒞事數月矣四方之
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事蓋熹
聞之天子憫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
弛民市征口筭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躋贏
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
竊以為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藝而取之有名
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

欠

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為利也明矣而况於民所不當
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
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
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媵阿莫肯自竭
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為戶部者又為之變符檄急
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
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趣無
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為民所逋負官吏所侵盜而
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為定額責復償之又知合零就整全
是經總制錢今年
二稅放免今年虧欠
必多亦不可不知也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
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

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
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鍾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
蔽而不知特藉此為說以誑誤朝聽耳計今天下州縣以
此為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
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逮吏繫治撻擊以必得為效
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憾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
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為姦何所不有是則議
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為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
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
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
曰朝廷不卹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

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指而無所吝況如此者惟其未
之知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
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
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
其口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
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為是者
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幽
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賓邛笮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
休哉豈不休哉熹踈遠之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
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今也執事適在此位為可言者誠
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故敢獻書以聞

惟執事之留意焉方春向溫伏惟益厚愛以俟真拜不宣

與李教授書

竊惟朝廷興建學官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學於州
縣之士以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以別異之
也然其制財用之法所謂贍學錢者蓋州縣通得用之今
執事之議於提學司曰業於州者得食於縣官而業於縣
者無與焉以熹觀之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與夫制財用之
法似皆不如此今且置此而以私言之蓋朝廷以執事宜
為人師故以執事教泉之人為士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
之雖使教不能盡亦不愈於坐而棄之乎今執事之議曰
使縣之任其費執事以為縣將焉取之縣之取之於民者

使縣之任其費執事以為縣將焉取之縣之取之於民者
悉矣今茲民力困竭官吏愁勞日不暇給而責之以此是
其不能有以教而將直棄之明甚於執事不為有補執事
何苦而必行之以棄此縣之人也如曰縣學所以教者不
能如州則諸縣者熹所不能知如熹所領學其誦說課試
大小條科熹自以為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生相
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為雖執事力或有所未能也謂宜
得在假借之域而反以例削之使不得自盡此何說哉熹
已具公狀申稟而以此私於左右伏惟恩究朝廷立學養
士之意而攷其制財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熹
之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焉於不可與之中捐而與之亦所
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已勝足以勸其能者而不

能者知所厲焉又況理法有可與者乎予曷威嚴不勝皇
恐

答陳宰書

昨夕坐間蒙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其一二李
君兄弟之賢聞於閩中熹少時見諸老先生道語其故心
甚慕之及來此道過三山乃識其兄迂仲即之粹然而温
無諸矜爭之色時未識李君以謂其猶兄也至官未久聞
其分教是邦心甚喜以為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大得
其力助故事有不可未嘗不因書文以喻意指而不意
其怒至此也熹所辨七事如左李君書以為熹有少年銳
氣嘗謂論事者當以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其年之

先後若直以年長者為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雖長而終
不可以自伸也又謂奚不於監司郡守前論列此李君之
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所以然者直不欲以監司郡守之勢
脅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李君又自謂
本無欲勝人之心止是推車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
車也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軫蓋而縣
其衡軛也後其衡軛而獨以蓋軫者驅馳之曰吾欲前此
耳此熹所不曉也又謂四分錢乃郡縣學通得用熹既留
其二而歸其二於郡學矣尚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二分是
猶州不得用其二分也假糧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
者奚獨縣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前李君所

自謂無勝人之心者熹不信也又謂郡學泉州學也同安學同安縣學也各盡力於其中耳此又不然熹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一二而求見哀於李君耳豈有一州之教官上為丞相所自擇用下與大府部刺史分庭抗禮而熹銓曹所擬一縣小吏而敢有勝之心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熹之私指謬也又謂熹不能有所養而於此未能自克此則中其病但熹所爭乃公家事無毫髮私意於其間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其戒熹敢不思也熹已謝學事但此邑官錢終不可失蓋此乃同安一縣久遠利害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旦之私伏惟持之不變以幸此縣之人而以熹所陳者曉李君無深怒也李君

書與熹前所為劄并封納呈他尚容面究

與黃樞密書 辛巳冬

竊聞虜酋隕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廓清中原以全昇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于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至于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內外空虚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為海內所屬望者為之輔佐進賢退姦脩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為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

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
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為烈武之請使諸
將惰心六軍解躄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彊事
急而糧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
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罰于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
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群帥攻城野戰之
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戒兢慎祇肅改圖柄任益
脩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
為利而遽自以為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虜人奔
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持計取之則
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差之毫釐繆以千

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差之直毛釐涉以千

里不可以不審也。意竊以為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其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痛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盧龍之寨。然後朝謁陵廟，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為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則賢於今日秉均之士。猶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失今不早為計，虜人土馬精彊，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元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後悉其衆，挾其喪君之恥，以來脩怨于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歛民則民

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拳而不能已也顧衰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閣下以道學履踐致身朝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言進觸冒威尊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 荅陳漕論鹽法書

季若癸未

熹昨承垂示鹽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為適今之宜莫便於此及詢諸鄉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問之崇安之人則比其舊費略有所省無不以為便者問之建

陽之人則云千金之鹽今日買鹽所折不過千錢而新法
輸錢半倍其舊又須出錢買引鹽食之計引鹽至建溪上
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為利害未可知也兩邑
之數具之別紙可見其實又不知他邑如何爾然熹竊謂
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疆弱均敷已寬下貧應役之民便
省陪費又凡種種弊倖皆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
更須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
價比舊頓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
宗昔幸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
法美意不可行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
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所以

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船之錢所以取以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興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溥矣夫海倉為鹽法蠹害之根本使臺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盜賣合支產鹽重為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猶將廢置以蠲積弊況所以增官鹽之價而厚私鹽之利者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

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卒夫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

到一千萬斤者為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尚有之

絕不繼停留綱運之時引價至於三十三文而患其貴

引錢止得三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熹竊謂夫

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其天出於墾戶搭於綱船漏於

步糧而散於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

斤此乃墾戶所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為私

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割剝使墾戶不願輸

官而寧私為賤鬻以揀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

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而所

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如增作一千五百萬斤引

十萬貫恐不止又使墾戶更無私鹽可賣而官鹽益快何

此數更乞籌之

徑就埋戶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興販透入上四
州界可也此外非熹聞見思慮所及但譏者見使司自王
侍郎以來三四年間代納上供其數不少或謂增鹽尚有
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分數於二項立
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為久遠之利使閩中之人相與稱曰
鹽法之利於吾民自陳公始子孫不忘豈不休哉鄙見如
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言採民言又竭愚慮
以稱塞萬分狂妄之罪尚冀高公矜而恕之幸甚幸甚

劄劉平甫書

聞已遣兩使議和虜人待遇甚厚或疑虜勢實衰故欲且
緩我師耳所遣乃歸正人也揚已罷御營用周元特之言

也周已還南榻矣山中已聞否伯崇兄不及別上狀想且
留屏山比日讀何書講論切磋之益想不但文字間也上
蔡帖中儒異於禪一節道間省記頗覺有警試相與究之
見日而論也

與陳書謾寫去只可呈大兄一讀而焚之勿留也此言
之發其不能受也固宜然萬一成行其所言必有甚於
此者又將何以堪之耶觀此氣象不若杜門之為愈下
計終當出此耳元履云若為貧即不妨已以行道自任
而以為貧處人此正吳村老之論古田也可以一笑

與延平李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達寧竊計已獲闕

真拜違侍右倏忽月餘渠嘗附兩書於美寧竊竊計已獲復闕

聽矣熹十八日離膝下道路留滯二十四日到鈇山館於
六十兄官舍路中幸無大病今日戴君來診脉其言極有
理許示藥方矣云無他病只是稟受氣弱失汗多心血少
氣不升降上下各為一人其他曲折皆非俗醫所及頃在
建陽惟見六湖一親戚語近此耳至於心意隱微亦頗得
之信乎其不可揜也熹向蒙指喻二說其一已叙次成文
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
代之大略如中前書中之意到闕萬一得對畢即錄呈也
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
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為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
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

附行若蒙賜教只以附建寧陳文處可也天氣未寒更乞
為道保重以慰瞻仰九月二十六日拜狀不備

○與魏元復書

癸未

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
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
幸鳴張則不復聞聖語矣副本已送平甫託寫呈當已有
之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非始望所及幸幸甚甚然闕尚
遠恐不能待已具請祠之劄辭日投之更屬凌文催促必
可得也和議已決邪說橫流非一葦可抗前日見周葵面
質責之乃云此皆處士大言今姑為目前計耳熹語之曰
國家億萬斯年之業參政乃為目前之計耶太率議論皆

國家億萬斯年之業參政乃為目前之計耶大率議論皆

此類韓無咎李德遠皆不復尋遂初賦矣庶寮唯王嘉叟
諸人尚持正論然皆在間處空復爾為兩日從官過堂詣
府第不知所論云何欲以贊之輒不值未知渠所處也言
路惟小坡論甚正但恐其發不勇不能勝眾楚爾王之望
龍大淵已差使副不知尚能挽回否諸非筆札可盡
其父之出中批所命朝野不知所坐本欲作先生一書
醉矣不能因書及之亦令平甫寫其劄副藁寄呈矣

○ 與魏元復書

近時一種議論出於正人之口而含糊鶻突聽之使人憤
憤似此氣象規模如何抵當得王之望君穉輩更何足掛
齒牙階也

與陳侍郎書

昨者伏蒙還賜手書慰藉甚厚拜領感激不知所言而奉
祠冒昧之請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其所欲所示堂
帖謹以祇受仰荷恩眷尤不敢忘而不知所以報也蓋熹
賦性朴愚惟知自守間一發口拙鑿頓乖度終未能有以
自振於當世退守立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閣下之力得
竊寧假以供水菽之養其為私幸亦已大矣顧於義分猶
有僥冒之嫌而閣下推輓之初心猶以為不止於此此則
豈熹所敢聞哉又蒙垂喻今日之事慨然有憂憂乎其難
哉之嘆且承任職以來屢有建白去處之義自處甚明熹
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賢人君子立乎人之本朝

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賢人君子立乎人之本朝

効

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蓋如此然猶不鄙迂愚踈賤之人而語之及此其意豈徒然哉熹誠不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慕用之私是以忘其不佞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熹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荐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為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

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為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為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群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

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哺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

來蘇之望者議和之說也苟追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
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此其為禍固已不可勝言
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
以祖宗之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
以報則姑為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
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為卑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讎
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
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焉無復豪分忍痛
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
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
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

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為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為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致，發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為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為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為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旣然矣，而旬日

其然而恬然不為之一言以正之矣此則既然矣而旬日

當再入文字彊勉一到衢婺間聽朝命又不得請即須一
到面儼諸公恐到彼終無好出場耳元履竟不容於朝雖
所發未為中節然比之尸位素餐口含瓦石者不可同年
語矣陳固無可觀汪亦碌碌知人之難乃如此此則拙者
之誤一兄也聞到鄂已有所處置威望隱然甚善甚善到
荆不知又別有何施行想規模素定不勞而政舉也邊疾
既未聳統帥之命當且中止似亦不必切切以為言熹向
兩書為一兄言此知皆達否

答張欽夫

昨所惠吳才老諸書近方得暇一觀始謂不過淺陋無取
未必能壞人心術如張子韶之甚今乃不然蓋其設意惠

以世俗猜挾怨懟之心窺聖人學者苟以其新奇而悅之
其害亦有不勝言者道學不明無一事是當更無開眼處
柰何柰何元履十六日已到家昨日遣書來未暇往見之
然想其脫去樊籠快適當如何也諸公既不能克已從善
使人有樂告之心又曲意弥縫恐有失士之誚用心如此
亦已繆矣熹所與劄子謾錄呈足以見區區然勿示人幸
甚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四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四

所喻柱在商語此固切論然今日之事恐異於此蓋彼以
疆大燕人之國故其計謀規畫不得不然今以弱小自守
而義當有為乃其義理事勢不得不尔今日雖無征南之
明略而天下之事當得但已耶愚謂子學所謂成功則天
董子所謂明道正義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
利鈍非所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若以征南之言為正竊
恐落第二義也前日答書思慮偶不及此見來書又言之
聊發其愚不知老兄以為如何也頃見林黃中說在宮邸
讀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爭兵多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
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其慮事之不詳也熹因為
言此事正不尔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楚既亡而其國人

悲思有二百之謠則當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
今日之事與此正相反奈何以為比乎此與所論亦稍相
似因謾及之六抵議論先要根本正當然後紀綱條目有
所依而立近者論語說及為堯輩說唐鑑因得究觀范太
史之學不知此人胸中如何其議論乃尔暇日試熟觀數
過當見古人論事輕重緩急之方矣每讀至會心處未嘗
不廢卷而歎也

與陳丞相書 己丑

喜啓中夏毒熱茶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侯起居萬福
喜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
庸宜得謹片之罪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

庸宜得謹片之罪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

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
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
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
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
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
無一毫私情之累而唯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
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
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
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
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
日之悵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有吏為今日之悵然

此兩句誤多

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疆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覆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 答魏元履書

心

字上內欽夫他文未暇檢然多取而不究其旨此乃尊守况

字上內欽夫他文未暇檢然多取而不究其旨此乃尊兄
舊病何為未能去耶芮老書中相告戒切中拙病荷其相
愛之意不敢忘也

○賀陳丞相書

戊子冬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
以大恩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
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
天子之信公也蓋篤天下之望公也蓋深懍懍然惟懼其
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
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
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

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

之辭不過自叙已意謝其薦揚而已。橫渠有以數語補謝何必

之辭不過自叙已意謝其薦揚而已

橫渠有數篇謝人薦奉書甚佳

何必

作佞語亦何必作蠢辭但薦書中有此人姓名亦是人生不幸事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也養源小批如此而遂竟去何耶熹看得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性盡底裏說話不可專咎人王柳子厚曰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憚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如此般見識也得汪丈六月十九日九江書云六月末可到玉山於彼俟請祠之報已作書速其行矣一請猶是禮數若又再請則無謂矣熹與書云有如再請忽遂雅懷而治亂消長由此遂分豈惟公終身恨之天下後世亦且有所歸責矣不知尔又以為如何所欲言甚衆亟遣人草草

與魏元履書

里中大稔數年所無幸事然小民債負亦倍常年比收歛
已想亦無餘矣昨得趙推書云漕司已備錄熹劄子行下
府中未知後來如何王守趙漕都未通書蓋亦懶與此事
矣共父前月二十間因論王琪專被密旨築真州城不經
由三省密院大忤上旨批與端殿宮觀次日又批與知隆
興乞放謝却令朝辭乞以念八日又令初四日却似悔前
舉之失然共父書云陳文力爭此事恐亦不能久兩公在
朝雖做大事不得然善類不無所恃今各辭去亦可慮也
書中令致意尊兄云事體與昔不同陳文若去則此事當
自審處平父亟遣人至雲際人立俟書草此為報集議文

聞之朝廷朝廷每事如此降指揮恐不是體面昨日已作

自審處平父丞遣人至雲際人立俟其早此為報集議文

聞之朝廷朝廷每事如此降指揮恐不是體面昨日已作
兩書今錄呈不知且如此可否第五等是五百文以下其
間極有得過之人若物業全被水傷固不可不全放若但
錫些小如何一例放得但百十錢以下產戶即不能如此
分別與全放不妨尔西府書且夕遣去熹亦當作書且以
老兄所說與熹鄙意告之惟其所擇但一兩縣災傷似只
是監司州郡事若執政者切切然只專為鄉里理會事似
屬偏頗道理亦不如此為漕之書相咨問如此若以誠告
豈有不行徐任亦方留意此事儘得商量若商量到十數
日間亦須有定議矣朝廷在千里外其為報應豈不緩耶
但商量事須酌中合宜教人行得就無不可告之理其或

不入咎乃在彼若自家所說適當教人信不及行不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咎他人耶況禹稷顏子事躬不同吾人已出位犯分了若合告州府監司者告州府監司合告朝廷者告朝廷盡誠以告之而行與不行付之於彼猶未為大失今一向如此却似未是道理蓋此事一發使朝廷失慮四方之躰州郡監司失其職吾輩失其守雖活千人不可為也如何如何不若更度事理之所宜力告諸公

有合朝廷應副者令自申明而約以助其請則庶幾或可爾謝諸公書必已有定論頃見伊川集中謝韓康公啓乃是除講官後方謝之吳憲既得書却難不答且答其書用謝其意似無不可但諸公無書來者則未須爾將來謝帥

然當可為之時緩之一日則失一歲之事今以閤下之明
乘此邊事少休歲收大稔之際兵民皆有餘力可以就事
况諸司又皆通情則事之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密議而其
為之失今不為恐後難復值此可為之會矣熹在遠僻不
能深得利病之詳然得於傳聞參以簡冊所記載竊以為
此最當今邊防之急務而申軍律練士卒備器械抑又次
之皆不可不先事預謀以為之備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與曹晉叔書

丁亥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
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
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齋宵中洒然誠可

喜

嘆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之奇士但熹於立異不肯入於道德可惜屢詢近況似深念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共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豈人力所能參哉看上蒼如何耳

與魏元履書

戊子

浙

被教備悉至意大槩只放稅稟窮兩事爾放稅是秋冬間事且與諸公商量未晚稟窮亦是州縣間合行事以不必

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跡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為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于他，特在乎格。若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未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焦柱門求志，不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己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群不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涓之底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詞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

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與汪帥論屯田事

崇安有范芑通判者頃從鄭資政鎮蜀能言當時漢中屯田之利所以實邊郡紓民力省歲費者甚有條理不知其幕府文書猶有存於今日者否就使不完當日官吏必尚
有可訪者今之所謂和好豈可長保萬一可而知在我者亦豈當但為安坐以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為急與其費度燂責財於民而斃其首以絕生聚之源賣官告使入仕之流猥濫訛雜以為吾民之病孰甚因天時分地利借力於飽食安坐之兵而坐收富彊之實效乎况前人已試之驗未遠在傳訪而亟行之爾稼穡之功經歲乃成

又有造為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

之說。又有造為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陰
慝。抑又甚焉。主上既司其奏。而群公亦不聞有以為不然
者。熹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
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
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守以為非。況有天下之利勢者哉。
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
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侈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
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
為。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
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
未也。而欲主其偏。是濟其私心。彊為之名。號曰國是。假人

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子聖誰知烏之遊樵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由石之徒嘗為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詔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為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斯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言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立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況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奈何其又欲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五

書 時事出處

○ 答張敬夫書 李介

垂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
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置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
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
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况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
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
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為無事
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
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

似當作存

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為有以
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
為狐狸所食蠅蚋所嘍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
日議者乃引此以開所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
甚耶又况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
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虜出
於漢斬張耳之謀以悞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熹昨
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為臣
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
讎是乃所以為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孝心
發為號令則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

殺為號令則雖有龍驤跋躐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

然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為
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為上論此意請罷
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
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意當
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
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
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
明義理為之輔凡廷臣之狡險逢迎軟熟趨和者以漸去
之凡中外以數圖刻剝生事及寵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
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又須審度彼已較時量
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力定為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
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畫為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

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柰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熹幸從遊之久竊覲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

近午見所為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求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正巧免丁縮期及牛羊之說

惟齋遠近尤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

有播遠近尤非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
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而功倍矣有失
人為言固當即及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
為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一人言而為之復以一人言而
罷之者亦大輕易矣從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
以為獻想不罪其僭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頗聞尚有
湖海之氣此非廊廟所宜願從容深警切之使知為克已
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進用誠實沈靜之人以自輔其
所不足乃可以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而昧於
自知吾恐其顛躓之速也熹向得汪文書道虞公見問之
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右效此區區庶
幾不為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此何為尚有所疑熹嘗以

為內資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臣不可
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
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
矣

○ 答張敬夫

今日既為此舉則江淮荆漢便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孰
為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
以國家軍律為意今日須為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
公議折中與眾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
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
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為不可固不是議論

然亦恐心任事者未必忘信可伏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

獨置不知成倫緒不議者...以為不可固不是議論

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忘信可仗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
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為之所向見范伯達文條具夫田之
說甚詳似可以於曠土便為井地寓兵之漸試詢究其利
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
心今時州縣老兄所親見豈有餘剩可剗削耶閩中之兵
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七郡勞遣所費不貲然後肯
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聞極咨怨出不遜語此等舉動誠
不可曉昨日道間又見奉行強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
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贓滿之限亦從而損之此似
大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軀命為重耳今乃一例為
此刻忌則人但見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

亦不得不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贓滿之數比舊法又加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財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為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汙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姦之本意也憂居窮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僅有此耳一一薦聞幸少留意

○ 答張敬夫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為則已如欲有為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遂行此

冥

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虜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為釁追還而顯絕之乃為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為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為恭敬未必真有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則奉身而退亦不為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縻虛禮遂延段默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慶為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弥綸又踈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聽

則更須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却似於此有未盡也熹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有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

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殊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於立本

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 答張敬夫

昨陳明伯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見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報乃豁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為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懇勸既以待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

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
之勢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
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
養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
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真所謂千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
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
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
耳夜直亦嘗宣召否夫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經綸之
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為無二道也聖
賢之言平鋪放着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
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

立說貴於新奇惟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王言平淡之真

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
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
為作聰明自聖賢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
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
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
為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似舊來氣象殊
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
儒者腳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
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講解未
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
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

以上之聰明美眷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
 所裨而僥倖之門無自啓矣異時開講如伊川先生所論
 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
 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培克之臣朝
 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
 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
 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
 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
 可勝揀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
 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
 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逐縣內

不同者亦州縣一歲所收金谷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

不同者亦
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谷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

幾何逐項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

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

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

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是則雖

未能還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

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廢乎其可施也又屯田

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觀其効而

仁事考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

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為

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

效 効

為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湏就今日邊郡官田畧以古法畫為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高明試一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槩舉但政本未清梓門未窒殊未有以見陽復之効願更留意暇日為上一二精言之至于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無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猥承下問敢效其愚伏惟采擇

答沈侍郎書

壬辰

熹伏蒙送示告命極感眷存竊計掄揚推挽之力多矣然
熹愚不肖昨以憂苦之餘疾病殘廢不堪仕官故召命之
下不得不辭最後諸公以謂無故罷遣非朝廷待士之禮
勢必難從不若以嶽祠為請庶幾有以藉手而罷始者猶
以無事而食祿為嫌不敢出口久之然後敢言意謂向來
遭喪既已去官今若朝廷畀之舊秩從其所請使之得便
私計而免於稽違愆蹇之罪則已為非常之恩矣不謂今
復橫被殊私事出於望表始者聞之未敢遽信既而猶謂
臺省諸賢必有能論其失者勢必中寢忽前日府中送省
劄來乃知此命之遂行而令得竊窺訓誨叮嚀之意尤使
人皇恐震慄而不敢當已送建寧府寄內今有二狀申省

輒以附內得賜台旨投達為幸但其間所陳緣愧恐悚迫
不能盡鄙懷敢乞因見丞相特借一言因熹之辯便從所
請不惟孤踈之迹得免邀君鈞寵之譏亦免以謬恩濫賞
上累公朝綜核之政則上下之勢兩便而俱全矣如其不
然寧碎首瀝血以請違命之誅不敢蒙羞忍恥為徼幸苟
得之人也切望台慈鑒此誠懇早賜矜念則覆護保全之
賜終身銜佩何敢弭忘本欲自作劄祈哀又念孤遠不敢
容易至感激知遇之厚則有不待言而喻者然亦頗恨其
不能置此無用之人於度外而必為此以促迫之也此懷
抑鬱無路自通正賴高明終惠之耳

○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子

以子

一安撫司賑濟米合於冬前差船般運免至冬後與民間般載租米互有相妨或致延滯

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今欲招邀合從兩司多印文榜發下福州沿海諸縣優立價直委官收糴自然輻湊然後却用溪舡節次津般前來建寧府交卸

一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兩司及早撥定本錢選差官負使臣或募土豪給與在路錢糧令及冬前速到地頭趁熟收糴潮州惠州與本路界相近往回別無踈虞即與支賞約運到米一千石支錢三十貫充賞更多尤好其糴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議保奏推賞施行

一上件福廣米既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闕食之理不
須過有招邀上溪般米反致鄉村匱乏將來却煩官司
般米賑濟勞費百端今合先次出榜曉諭諸縣產戶寺
院除日逐出糶不得閉糶外每產錢一貫椿米三十石
省未亦依此組數兩貫以下不椿委社首通行勸諭親
自到椿開具本鄉椿管米數及所椿去處限十一月
內申報祇備覆實不得輒徇頓情虛申數目及妄
被然執生事搔擾其社首家未未即委隅官封椿

一鄉下有外里產戶等寄莊即仰社首及本處居人指定

經官陳說封椿十分之七

一鄉下有產錢低小而停積禾米之家仰鄰保重立罪賞
陳告亦與量數封椿十分之五並依前法

一上戶有願於合椿數外別行椿糶之人許具實數經縣

貴

自陳收附出糶量行旌賞

一所椿米更不預定價直將來隨鄉原高下量估平價
出糶不使太實以病細民亦不使太賤以虧上戶

一所椿米自來年正月為始以十分為率至每月終即
給一分還元椿產戶自行出糶直至稍覺民飢即據見
數五日一次差隅官監糶大人一斗婦人七升小兒四
升如六六月中旬民間不甚告飢即盡數給還產戶自
行出糶

一府城縣郭及鄉村居民合糶木米之家合預行括責取
見戶口實數即見合用米數及將來分定坊保給關收
糶庶免欺弊

大人婦人小兒
逐戶分作三項

一上戶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糧公吏自有廩祿市戶自有經紀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常住並不在收糶之

限

一鰥寡孤獨老病無錢糶米之人候三四月間別議措置如是飢荒湏令得所

右謹具呈第一項至第三項乞使府兩司早賜詳度定議第四項以後乞使府出榜通衢恐有未盡未便之處令諸色人詳其利害疾速具狀陳述廣詢審議然後施行庶使大戶細民兩得安便伏候台旨

此米須留以待來歲之用目今秋成在迩般運到人已食新切乞有留無為虛費糶米多則上戶不易少又儲

潤 擔 旱

苟不足此數更乞裁酌更以戶口之數計之方見實用
米數

與建寧傅守劄子 以子館

熹竊以秋冬之交寒氣未應恭惟某官台候起居萬福
北津建陽凡兩拜問必皆已呈徹矣拜遠誨益忽已累日
追思館遇勞貶之寵已劇愧荷至於連榻奉教又皆濶澤
忠厚老成人之言感發多矣幸甚喜非日已至山間弛擔
兩日又當南下然早久水澁更須數日乃可抵城下也歸
塗訪問田畝豐儉相補計已未至甚虧常數但備禦之策
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能深陳糜穀之害且云未
論醞釀所耗只今造麴崇安郭內度費萬斛黃亭小市亦

卷之六十五

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在其數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虞舟楫之費曷苦坐完此穀了無事而百全也萬斛之麴將來所糜秣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果如前日收糴秣米之說所完亦豈及此聞邵武已行此令彼以蕞爾小邦尚能行之豈堂堂使基天府之力而反不能乎到家得浦城知友書亦頗及此今謹納呈願高明更與楊丈熟計之也但恐已緩不及事耳此人姓張名體仁好學有志佳士也似亦與景仁昆弟同年前此因垂問人物亦嘗及之矣又聞楊丈已行下主簿糴米而未及杭秣之別不知果如何糴杭之害前已陳之然千里之內戶口不知其幾若必人糴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須令上戶椿留禾米如前

日之說儲備乃廣但所遇縣道官吏之說皆憚於此計蓋
恐上戶見怨又慮見欺殊不知救災之政與常日不同決
無靜拱而可以獲禽之理夫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
自食之其勢必糶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留分
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卹鄰里之闕何所不可正使
其間不無冥頑難喻之人然喻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
不從者俟之以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
慮其欺已而不敢為哉似聞建陽之西已有自言於官願
以家貲二百萬糶米以俟來歲之荒而以本價出之若果
如此則又亦豈為鬼為魅全不可化者但患上之人先以
無狀明之故彊者視以為深仇而肆其凌暴弱者畏之如

大敵而不復能以正義相裁二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
書以為權衡之論為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為此乃不知仁
義之言夫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
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
有窮也而可乎故凡此所論雖若柱後惠文一切之說其
實趨時救弊不得不然蓋其心主於救人而所及者博故
雖有不可不欲而疆之者初亦不出乎仁術之外也夜不
能寐起坐作此信意直書無復倫次不審高明以為然否
正使未必可行亦足以當一剝論也前日所稟弟子職溫
公雜儀謹納上字已不小似可便刊文誠本傳中有一序
恐可并刊此印行紙內上數幅字数踈密須令作一樣寫

乃佳仍乞早賜台旨當不日而就也刻成之日當以弟子
職女誠各為一秩而皆以雜儀附其後蓋男女之教雖殊
此則當通知者使其流行亦輔成世教之一事也雜儀之
書蓋頃年揚丈嘗以教授者感平懷昔歲月如流而孤露
至此言之摧咽不能自己語次及之亦足為慨然也喜本
更拜書揚丈昨日方歸今早有人行雞鳴起僅能及此遂
不暇作然所欲言不過此想從容次必盡及之未拜侍前
更乞以時自重前即詔除然區區竊與閩人俱不能無借
留之願耳

荅傅守劄子

垂喻曲折極感眷念之勤但茲事鄙意初固料其如此蓋

又

理法當然無可疑者台念不置宛轉至今事体益以明白
在使府雖欲奉承朝廷矜恤之美意而至熹豈得執法令
之疑文以冒受所不當得之祿哉熹雖貧病然為日已又
粗能自安實不敢以此自毀廉隅仰累執事謹具狀申乞
寢罷其未行者收毀其已行者以安愚賤之迹切望憐其
誠懇特與施行千萬幸甚

答龔參政書

乃者明公還朝一冉旬朔即被書贊延登廟堂近歲以來
君臣之契感會神速未有若斯之盛者熹竊聞之不勝其
喜即欲脩咫尺之書以稱慶於門下顧以衰病懶廢因循
前却以至于今而遂不知所以進也不謂明公眷念不忘

狂賜手教伏讀感懼不知所言又得本府韓尚書報朝廷
以熹未敢受祿之故申飭所司特給符券府司既受而行
之矣此非明公矜憐之厚矧亦何以得之自是以往不惟
得以少追溝壑之虞抑使窮悴孤蹤不以矯異詭激得罪
於公正之朝為幸大矣惟是支離伉拙無由進趨賓客之
後自竭愚頓以報萬分伏惟明公深以平生所學為念仰
體聖天子所以圖任仰成之心端本清源立經陳紀使陰
邪退聽公論顯行則群生蒙福海內幸甚熹不勝瞻望倦
倦之至

答龔參政書

伏自去春拜啓之後不復敢貢起居之間益懼瀆尊之咎

亦避接上之嫌其於瞻仰之私則不以一日而忘也茲蒙
賜之手書眷撫甚厚區區感激蓋不勝言惟是息除渴望
深所未安此雖參政記憐疇昔有以及此然熹之平生有
志無才少容多忤參政固所深知顧乃以是處之似恐未
得其適也數年以來私自揣度決無可用於世重以前歲
冒受朝廷寵褒惠養之恩其義不容復捨退間起趨名宦
非惟自處已審至於友朋之論亦皆以謂必其若此庶或
可以少補前日冒受之非也敬以公狀申堂伏惟矜憐早
為敷奏如其所請或令仍舊充備祠官則熹之受賜亡涯
矣熹其勢終不可出萬一未蒙俞允必至再辭竊恐迫阨
之甚言語粗率有以自取罪戾者參政必不欲其至此幸

早圖之所以記憐擁護之恩宜無大此者焉伏惟留意于
萬幸甚

答陳秘監書

卷之二

喜憂患餘生屏處田野瞻仰重望蓋亦有年顯晦殊途無
由徹聲于下執事茲乃伏辱不鄙而惠以書喻以恩除之
意且速其來眷予良厚顧惟衰賤無庸又絕榮望於此有
不獲承命者已具公狀哀懇廟堂所示告劄亦已送本府
寄納矣衰疾社門瞻望無日鄉風引領不勝依依

與傅漕書

熹竟不免真有前日之命皇恐失措龔公以書付陳舍人
遣人以來此意雖厚然熹出處之計已定於前歲受官之

日矣至此不容復有前却已具狀申省及以告劄寄納軍
帑乞賜台判送下幸甚宮觀恐合日下解罷俸給亦乞住
勘為幸龔公亦有書至門下還書之際幸畧及鄙意蓋終
不可復出者異時復得舊物或奉香火於幔亭之祠以畢
誅茅夕陰之願於熹足矣若迫之不已必發其狂疾却恐
倍費調護不若及此而藥之之為全也熹申省狀已極詳
備不復為第二狀之計矣用此進呈少假一言之功其勢
可以一請而遂切乞力為言之盡此底蘊千萬幸甚

○ 與呂伯恭書

子原一甲

熹六月初始得離婺源扶病觸熱幸免他虞到家未幾忽
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為然向年所叨異恩已是朝廷

效

懸勞惠養之意况今又兩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官
不免復以此意懇辭當以力請必得為期耳昨日得韓文
書遣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文嘗於榻前復及姓名勢
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哀懇都無絲毫之效足見平生言
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
冒受恩命已是辭却一年後來見無收殺又思此既是朝
廷美意又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
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况昔已取彼今復受此則是
真為龍斷無復廉恥雖有子貢之辨亦不復能自明矣在
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略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
成就韓文又豈忍必破壞之邪况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真

售偽託公濟私者方驚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羨職
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熹
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實
不忍以身啓此弊為後世嗤笑已作韓文公懇之幸因書
更為一言使其察此衷誠力贊廟堂因其辭避早為寢罷
不使蹤跡布露反取譴訶則拙者之幸也又况如老兄者
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收用而使此荒拙猥
在其先此又豈所宜邪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已資警
益之樂為無窮何時復奉從容豁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
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來唯覺彼之迷昧
為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耳此不

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
儒釋之辨不甚痛說此固為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
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
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
為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
責耳

○ 與呂伯恭書

區區出處之計極感誨喻異時難處亦深慮之但目下便
有許多間阻使人難於進退平生多所愧恥於此自信未
及打不過身又更有一二事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葺小
文字以待後世度有小補於天地之間今若一出此事便

做不成設使異時收拾得就將來亦無人信矣又今日諸公推挽之意人人知之若到彼之後所見一有不同復為背負知己如陳了翁事亦是賢者之不幸非其所欲也若每事唯唯緘默隨衆則其為負益深又非鄙性所堪然則亦何為必出以犯此數患乎今日聞元履褒贈之命使人感傷渠亦正坐當時不量諸公相知之淺深趣向之同異故後來不免紛紛之論耳康節之憲前此固嘗講之所以受却前年恩命亦政為此然曾不足以止今日之所蒙者而或反以為梯此又豈計慮之所及乎猜阻之患亦深憂之但既出之後或有妄發不能自己處則有為猜阻甫益深耳前日龔參白以書來當時煩撓中答之不盡此意且

毫

夕或別以書言之今且望老兄以此兩書曲折盡達韓丈
今日別無醫治方法只有早聽其辭便自帖帖無事若更
降指揮二下一上則干冒頻煩傳聞廣而譏議多必別致
生事矣熹祠官向蒲方患未敢再請只得再差一次為幸
甚厚此外實不敢有一毫意思也前書勇往之說以今觀
之又以舊病依然畧未痊減一二分易言之責深以自懼
耳

答韓尚書書

至為內甲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
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君迫不知所為然竊妄意此必
尚書文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

在

書傳文亦以所得別紙壅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
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者熹獮介
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
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
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
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
所往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
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豪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
誤寵褻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
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
以役累以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

以為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
涂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感迫之
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意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
以熹之猶介迂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
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
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辯而
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
而適所以為群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
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卒有所就人亦必以為
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况今日一出而前自所以
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

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為不求所以申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歐縱吏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旣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遂安坐而必致之者近世以來風類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効則

而字疑是
不字

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
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而
信其言以至此者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
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
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
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
寢則願因其請兪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為
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墻無由趨
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抵

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
抑又有以聞于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既長稍
知為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設有濟
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
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
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
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群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
明之旦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彊顏苟祿以
肥妻子耶則熹於飢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
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累於
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

獨一時權 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為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墮越

與龔參政書

熹竊伏田里仰依大造自頃拜救奉祠以書陳謝之後無故不敢輒通牋敬以犯等威區區第切瞻仰茲者竊聞還政宰路歸榮故鄉行道之難不無私歎然意者必得參候車塵瞻望顏色以慰積年引領之懷而卧病田間偶失偵伺遂乖始願尤劇惘然獨念頃歲黃亭客舍拜違左右屈指於今十有五年其間事變反覆何所不有而其不如人

意使人悒悒不能無遺恨者則已多矣憂患之餘衰病零
落雖已無復當世之念然私所幸願猶冀天啓聖心日新
厥德公道庶幾其復可行乎明公彊食自愛應之於後以
遂初心則海內幸甚暑行良苦引首馳情

答陳丞相書

壬辰

熹昨罹私讐仰勤吊恤拜啓還使未足究盡鄙懷方欲別
伸問訊之禮忽聞拜章公車祈就間退聖主重違明公之
意峻其班秩而後賜可竊自惟念雖與一道窮民同失膏
雨之潤不無怵悵然想稅駕里門雍容就第超然事物之
外其樂有不可涯者至於聖主不忘之意則又海內搢紳
之所共慶而熹之愚昧竊獨深有感焉蓋今時論歸趣益

異於前後來諸公未見卓然有可望以回天意者有識之士日夕寒心明公受國家大恩起布衣至將相位尊祿厚德流子孫今又為聖主所優尊士大夫所歸鄉如此詎豈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哉伏惟高明深念此意亟於此時反躬探本遠佞親賢以新盛德廣賢業廢幾異時復起有以格君定國剋弊鉏莠慰斯人之望者千萬幸甚

與陳公別紙

前幅所稟親賢遠佞之意蓋以夔瀆鈞聽然似頗未蒙深察懷不能已輒復陳之蓋在今日此事利害尤不難見惟試思平日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而不求諸其身則其得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

后非諸人况欲格君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
責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旆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
必已有定論矣但喜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
不為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
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
體之意而惟群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
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度乎其有以慰
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
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為易誦衆人之所已言

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為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
之於言不審楊公以為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用之妙其
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
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况吾
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
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薰前幅之尾所稟允願垂意蓋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
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為也不合而苟焉以就
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
會所繫不淺熹愚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
願顧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言之

然自覺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激至于隕涕伏
惟相公念之

答呂伯恭書

改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近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
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
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
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即副本錄呈叙說雖詳然似無
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為却
回仍別為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
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
者必欲疆之大是違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

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
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唯在山林則可以如
此恣意打乖人不恠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
此又已慣却心性雖欲免彊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
疾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畧成頭緒若得一
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
不為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
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為終身之恨而其為政
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為兒女飢寒之計而
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
欲老兄知之更為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

疑於士大夫足以扶接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
為煩也揆路未敢作書煩為深達此意只候此事定疊再
得宮觀如舊便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冬當滿今既未受
命亦未敢便落舊銜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加
此亦决然難受亦可微詞風曉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
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跡使不至踈脫深有望於高明也
熹來日出紫溪迎哭劉樞之柩昨得其訣書猶以國恥未
雪為恨亦可哀也臨行甚冗又急遣回遞中草草作此殊
不盡意八月十七日上狀不宣熹頓首再拜

子重不及拜狀昨日亦嘗以書附政和行者想未能即
達也此事亦告調護得免踈脫朋友之賜厚矣欽夫久

不得書彼想時聞問也王程驅迫不得少休聞此尤使
人怕出頭耳

○ 答鄭自明書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歛衽敬服嘗竊
論之以為非獨忠諒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辨智畧亦非人
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尔上聖聰明開納如
此一旦感寤去鼠輩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
庶幾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然得以此間
暇進德脩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
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
鋒隸潛蔽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

其所以動寤啓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
日文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事小之姦欺雖
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脩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
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闊而不敢言亦自
於此理講之未精不絕於自以為迂闊而不足言也兼今
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効則其他小小證候不
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
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効今既雜治
他證而所用以攻病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詳為令
弟言之歸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衰陋不足以
及此猥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

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
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
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
進德脩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
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面論猶頗
以為恨也陳丈此行所繫不輕待於下流不勝日夕之拳
拳也熹之出處不足為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不尔
則受命而復請祠又不得則當申密奏事以下可否又不
得則引疾丐閑此於進退固自以為有餘裕者未審老兄
以為如何若終身不出之計則自祿不逮養之時也決於
心懷矣今亦不敢固必且得隨事應之耳但申審狀申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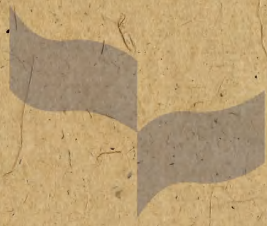
少露久違軒陛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本無差薄詔除
之心不知可否幸為籌度留數字於曹晉叔處令尋的便
附來見教為望或不必然即只依常格寫去也似之文字
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脩以俟時也向來一番
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徃徃不滿人意正坐講學
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
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驗
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
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
卒乃求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候
官處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

見之不若未可就借者發人意思也

昨得都不知識書云伯恭說熹不必請對此其意蓋恐熹復以抵觸得罪沮壞士氣此意人少識之者只似熹偷得差遣做一般彼意固善然恐不可承用也如何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五

浙 汪 圖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 33253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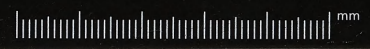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